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二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西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粮也韓慶為西周續史記撫代為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又

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强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廣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粮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强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

王令朝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思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北流入于洛川也為周最謂李兊曰

李兊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而曾一作攻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兊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為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勝游騰周臣也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

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戒以二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為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别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

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仲為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廪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

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

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遇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為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

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曾一作調集劉作謂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劒太公不知其劒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劒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劒下有劒字不賣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令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

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不往詣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囿有林池曰囿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

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綦毋恢周臣也溫圍今在河内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梁圍一作梁國也溫圍近周能為君取溫圍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無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絶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圍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圍戍守也周君

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為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為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

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壁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錢作碑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穀不熟曰饑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郲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為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

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齋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

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三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秦一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

不諱强大諱曰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强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為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並罪其傅刻其顙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朞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强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傳或作傅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

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日魏以其譎公子卬而没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曾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用用武也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

之章也赤與白謂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為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氏之君子續後語蚩尤作兵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𢇁犇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士導紂為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帥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轂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和同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飭一作飾諸侯亂惑飭巧也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錢劉作愁愁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

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鬭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攻擊撞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

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惽於教亂於治惽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黄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横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絶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

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當作愧愧慙也歸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為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讐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

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屋夏山名也言趙王屋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萬鎰萬金也二十兩為一鎰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

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也）黄金萬鎰為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猶焜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太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為戶樞耳）伏軾撙銜横歷天下（銜勒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

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行匍伏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已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

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

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

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

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令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

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田疇荒（墾不治也）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

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為限也限難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

荊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以強於齊燕也）（錢劉下有秦字）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

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絶荆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路羸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

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修武趙邑一本有也字今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

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曽下有反字為秦矣為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沲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壊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

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

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員曰囷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懸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智韓魏也晉曾集作以攻趙襄主

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為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

而有臣眛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

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

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教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

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

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

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也蠹害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説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一本有字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惠王駑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

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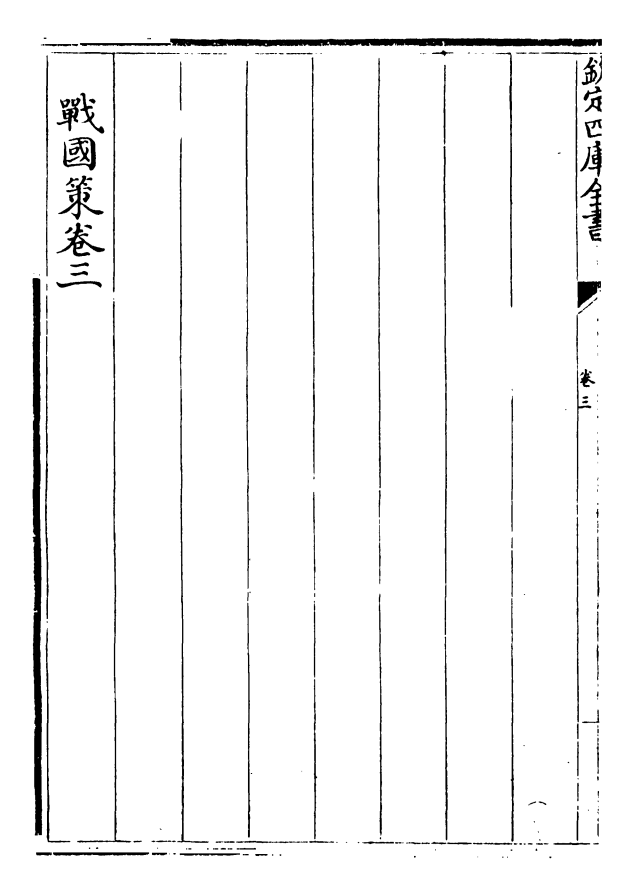
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殷王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吴為闔閭夫差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

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為子約車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續後語作挑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

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劉作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一本更添一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乎軫為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戰國策卷四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陜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事有之故鄉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

幷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試猶嘗試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懽合之交也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曾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絶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

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安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絶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

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

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亡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

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𩿚謂公孫衍曰李𩿚秦人也不如名甘茂於魏名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比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一本作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燒焫猶滅壞滅壞君國也錢止一滅壞字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令教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臃腫也[illegible]君與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

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拔上有言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羇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邑名也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

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逃走逃走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為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

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一本為上有之字

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

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日內攻疾衍一本下有一字也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

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illegible]劉）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强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强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偽謂王曰(一作偽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而二字）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井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

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

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令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
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劒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腧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為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二國史作廣其為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

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詬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戰國策卷四

戰國策卷五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秦三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

破晉强秦王畏晉之强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一本无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

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

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

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强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隷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凋榮也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削榮後語害榮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一作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

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

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已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霸使臣得進謀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慁後語作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

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

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虚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蠧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為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

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

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愽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

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無疾字一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

政也其威内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

懷璞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

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

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本無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吴者

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為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

乎今儆勢得秦為一本無為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儆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儆曰願委之卿蒙儆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無虜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懦

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

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一本下有欲字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何君見劉一作何君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懐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絶

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

而不解主雖亡絶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咸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令主）正

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

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

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錢劉一作仞曽一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悦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五